

## 始于困顿，终于兼和——弗罗斯特两首夫妻困顿主题诗歌的对比分析

张军丽，赵雪\*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北京

**【摘要】**几个世纪以来，作家都在书写源于缺乏沟通导致的人类悲剧，弗罗斯特也不例外。然而，弗罗斯特也满怀希望的书写人与人成功沟通的可能性。弗罗斯特的诗歌探及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有相当篇幅的诗歌探讨爱情和婚姻。弗罗斯特曾说，他的所有诗歌都是爱情诗，他书写纯真的爱情，沸腾的爱情，迷失的爱情，也展现成熟的婚姻，失败的婚姻。本篇文章聚焦《波士顿以北》这部诗集中两首书写夫妻困境的诗篇——《家庭墓地》和《雇工之死》。《家庭墓地》一诗中的困顿是因为夫妻二人对孩子夭折所表现出的不同悲伤承受方式引起的，《雇工之死》中的困顿则是因为夫妻在面对一位丧失工作能力并背信弃义的老雇工是否应该在农闲时节回到雇主之家的不同见解引起的。通过两首诗歌中夫妻在面对困顿时不同处理方式探讨诗歌所折射的夫妻相处之道，探索弗罗斯特的处世态度以及面对生活困境的心态。

**【关键词】**夫妻困顿；兼和；《家庭墓地》；《雇工之死》；对比分析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8日 **【出刊日期】**2025年1月19日 **【DOI】**10.12208/j.ssr.20250028

### From predicament to reconcili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poems by Frost on marital relationship

Junli Zhang, Xue Zhao\*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at Teachers'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For centuries, writers have been writing about human tragedies caused by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Frost is no exception. However, Frost also wrote hopefully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Frost's poetr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others, man and sel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life, wit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poetry dealing with love and marriage. Frost once said that all of his poems are love poems. He writes about pure love, boiling love, lost love, as well as mature marriages and failed marria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poems in *North of Boston* that depict the predicament of couples—"Home Burial" and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The predicament in "Home Burial" is occasioned by the different ways the couple bear the grief of their lost child, while the predicament in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is caused by the couple's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an old worker who has lost his ability to work and betrayed his promise should return to the hirer's home during the off-season. Through the different ways the couples cope with difficulties in these two poem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couples can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a hard time, and Frost's attitude towards life in face of difficulties.

**【Keywords】** Predicament; Reconciliation; "Home Burial";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Comparative analysis

弗罗斯特的第一部诗集《男孩的心愿》中有一半诗歌是描述家庭和爱情主题，其中绝大部分爱情诗都呈现了“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夫妻，他们深居简出，他们孤独但不寂寞，他们简朴但不“悲戚”。但在诗人的第二部诗集《波士顿以北》中，这些简单快乐的独处夫妻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子女缺场、陷入深深矛盾冲突中的孤独夫妻，极端的情况则是妻子处于疯癫

状态”<sup>[1]</sup>。葛博认为《波士顿以北》是一部“孤立与孤独生命的史诗”<sup>[2]</sup>。弗罗斯特“热衷于表现人性异化的孤独主题”<sup>[3]</sup>。弗罗斯特的诗歌不仅是对自然世界和人类行为的反思，更是对人生中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索<sup>[4]</sup>。弗罗斯特在其散文中说，每一首诗歌都是一个巨大困境的缩影，都是一个意志勇敢面对陌生纠缠的形象<sup>[5]</sup>。本文通过《家庭墓地》和《雇工之死》——弗罗斯特的“代

\*通讯作者：赵雪

表作之一”<sup>[6]</sup>两首诗歌所呈现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困顿, 探讨诗歌倡导的夫妻相处方式。

### 1 半开半隐的门

《家庭墓地》是一首探讨两性关系的叙事诗, “分别从丈夫和妻子两个视角对整个事件进行了阐述”<sup>[7]</sup>。丈夫通过天天工作和与他人闲谈来掩盖悲伤, 他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活着的人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继续生活下去。但是,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的态度。她似乎不想掩盖自己的悲伤, 她无法原谅丈夫在失去孩子后还能若无其事地与人闲聊, 亲手给自己的孩子挖掘墓地, 甚至毫无避讳地谈论孩子的棺材。

#### 1.1 愤懑满怀与画地为牢

从妻子的控诉中, 我们不难发现妻子对丈夫的种种表现耿耿于怀, 但她从未与丈夫开诚布公地袒露自己的看法, 这大概是因为妻子从自家窗户抬眼就能看到家族墓地里夭折孩子的新坟, 妻子对此痛苦不堪。而丈夫却从没有从自家窗户处张望过家庭墓地, 即使诗歌开篇丈夫在妻子的一再要求下从窗户处看到了孩子的墓碑, 丈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他平静地描述了一下家庭墓地里墓碑的材质和数量, 他甚至多次将墓地与自家住房相比拟, “这窗户把它[家庭墓地]整个框在里面。/ 比卧室大不了多少...”<sup>[8]</sup>。而妻子却反应强烈, 她感觉自己怒火中烧, 已经郁闷得无法呼吸, 她要求出门“透透气”。丈夫坦诚以待, 想跟妻子好好沟通一下, 帮助妻子排解一下悲伤, 但苦于不知如何说话才能不惹妻子生气, 他希望妻子能坦诚相告。丈夫的小心翼翼并没有缓和妻子的怒气, 妻子怒不可遏, 开始排山倒海式地控诉丈夫的无动于衷和冷血麻木。

你要是有点感情该多好! 你  
亲手挖掘—你怎么能? —他小小的坟墓;  
我都看见了, 就从楼上的那个窗口,  
你让沙土在空中飞呀, 扬呀,

(Making the gravel leap and leap in air,  
飞扬呀, 就那样, 就那样, 然后轻轻地落下,  
(Leap up, like that, like that, and land so lightly)  
落到墓坑旁边那小小的土堆上。(76-81 行)

从时态上看, 本部分使用了一般过去时, 妻子在回忆自己当时亲眼目睹丈夫在给夭折的孩子挖墓穴的情景,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是妻子第一次向丈夫吐露自己的不满。从行文上看, 即使是回忆, 妻子仍然难以掩饰自己义愤填膺的心情: 破折号暗示了停顿, 暗示了妻子的泣不成声, 妻子哽咽多次才最终说出“他小小的坟墓”; 问号则非常犀利地讽刺了丈夫的马耳东风; 将“亲

手”和“他小小的坟墓”放在诗行的头部和尾部形成鲜明对照, 也再次凸显了妻子对丈夫无动于衷的不满和对夭折孩子的无限悲伤。“leap”的重复使用和与其它重读音节 (“like”, “land”, “light”) 形成的头韵, 以及“like that”的重复使用、/ai/音形成的谐音 (“like”, “light”) 和/æ/音形成的谐音 (“that”, “land”) 都模仿和再现了丈夫挖掘墓穴时劲头十足的动作。妻子眼中丈夫的漠不关心和满不在乎与自己的忧心如焚、愁眉苦脸迥然不同。妻子深陷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她拒绝与丈夫沟通, 拒绝丈夫善意的帮助, 她无法理解丈夫怎能如此无情。

#### 1.2 迁怒他人与拒绝和解

其实, 对丈夫来说, 失去孩子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他通过挖掘墓穴等劳动让自己忘记失去, 努力走出痛苦, 直面现实; 与丈夫不同的是, 妻子逃避现实, 她不肯忘怀, 她牢牢抓住记忆, 她迁怒于丈夫, 迁怒于世人。夫妻二人的关系就像诗歌中半开半掩的那扇门, 妻子无法完全打开门走出去, 丈夫也无法说服妻子关上门待在家中, 夫妻关系大概会这样僵持下去了, 看不到未来。

在这对关系中, 妻子敏感, 丈夫迟钝, 丈夫深知妻子哀思过度, 也尝试关心妻子, 并向妻子请教如何可以避免刺激妻子。但是, 每当丈夫迷惑时, 妻子不是直接跟丈夫沟通, 直接告诉丈夫自己的想法, 给丈夫指点迷津, 而是让丈夫试错猜谜, 让丈夫通过犯错去寻找妻子所谓的底线和红线。妻子在诗歌一开始就拒绝告诉丈夫自己在窗口看到了什么, 即使她已经认定丈夫肯定什么也看不见, 她还是坚持让丈夫自己看。在丈夫想跟她沟通时, 妻子以“你不懂怎样问事”加以拒绝。当丈夫谦卑地说, “那就教教我吧”, 她以伸手拉门栓的举动再次拒绝。在丈夫再次质问为什么自己不可以提及自己夭折的孩子时, 妻子漠然回到, “你不能, 因为你不懂该怎么说”<sup>[8]</sup>。诗歌虽然采用了“弗罗斯特善用的对话体诗歌形式”<sup>[9]</sup>, 看似夫妻双方你言我语, 但是这种“对白”里并没有真正的感情交流和想法沟通。夫妻二人的隔阂越来越深, 那扇半开半隐的门就是这对夫妻关系的生动写照。

### 2 牵牛花藤上弹出的无声曲调

与《家庭墓地》中夫妻争吵之后的关系僵持形成对照的是, 《雇工之死》中夫妻经过几轮交锋后关系得以加强。

#### 2.1 自作主张与进退有据

妻子明知老雇工是在农忙时节抬高工资无果与丈

夫闹僵后离开农场的, 但是当老雇工农闲时无处可去, 灰头土脸地蜷缩在雇主牲口棚门外时, 妻子还是心生怜悯, 硬是把雇工“拽”进屋里, 请他喝茶抽烟, 请他到床上休息, 但雇工自知理亏, 只肯蜷缩在椅子上头靠着椅背睡觉。一个“拽”字的使用再现了雇工的羞耻之心, 他与雇主非亲非故, 没有理由回到雇主家里过冬; 该词也体现了雇主之妻的善解人意和在家里的话语权。妻子深知雇主不会轻易同意雇工回到家里过冬, 所以她在等丈夫回家时一直在思考如何跟丈夫交代雇工回来的事情, 这从诗歌开篇第一行她“若有所思地盯着桌上的油灯”<sup>[8]</sup>就可揣摩得知。听到丈夫的脚步声, 为避免老雇工尴尬, 妻子踮着脚尖一路跑到门口迎接丈夫, 并且把丈夫推出门外, 关好门。见面之后, 妻子即告诉丈夫老雇工回来了, 并紧接着用了一个祈使句“请对他好点”。能如此直白地跟丈夫说话, 足见他们夫妻之间足够坦诚, 说话无需拐弯抹角。面对妻子的直来直去, 丈夫也选择直言不讳, 他很快决定拒绝接纳老雇工。他开始一条一条列数拒绝的理由: 雇工没有什么本事; 雇工年龄太大, 干不了农活了; 雇工在农场最忙的时候离他们而去, 毫无信誉可言。丈夫就事论事、客观理性的评价雇工的实际表现, 妻子是认可的, 妻子对雇工的不负责任也是毫无异议的。

## 2.2 动之以情与趁热打铁

为了留下老雇工, 妻子选择从老雇工的惨状出发, 力图激起丈夫的怜悯与同情。该诗第 35 行“在牲口棚门外缩成一团睡得正香”(“*Huddled against the barn-door fast asleep*”), 除第一个音步外, 其它是比较整齐的抑扬格音步。第一个音步是扬抑格, 这一变化, 凸显了“*huddled*”这一双音节词, 它不仅是从意义的角度, 更是从声音的角度(摩擦音+爆破音)生动地再现了老雇工因为寒冷蜷身缩体、倚门而睡的可怜样子。听到妻子的描述, 丈夫的语气确实和缓了一些。妻子继续努力, 试图将丈夫拉进对雇工的美好回忆里, 她特意提到老雇工教大学生威尔逊堆草的情景。丈夫承认堆草是老雇工的“拿手绝活”, 确实干得“无可挑剔”<sup>[8]</sup>。

对老雇工的看法达成一致后, 妻子趁热打铁, 强调老雇工关心别人但一辈子一事无成, 老无所依。紧接着诗行好似脱离了夫妻辩驳的紧张氛围, 转向抒情写景画面: “她把手\ 伸在被露水绷紧的牵牛花藤之间, \从花台爬向屋檐的花藤像竖琴琴弦, \仿佛她奏出了一支无声的曲调, \一支对身边的他有影响的曲调”<sup>[8]</sup>。通过比喻手法暗示妻子的观点正在对丈夫产生影响。

## 2.3 血缘纽带与亲情纽带

妻子突然意识到, 老雇工“是回家来死”<sup>[8]</sup>。但是“家”字的使用却引发了夫妻间的又一场争论。丈夫侧重家的血缘纽带属性, 他认为老雇工应该投靠自己的亲兄弟, 据说老雇工的亲兄弟是位银行经理。妻子则更倾向于家的亲情纽带属性, 她认为老雇工与亲兄弟形同陌路, 所以才投奔老雇主一家。家不仅是安身立命的有形的房子也是心灵归属的无形的港湾。尽管对家的属性有不同见解, 妻子也认可丈夫的观点, 认为按照常理, 老雇工确实应该投靠自己的兄弟。妻子依据自己跟老雇工的相处经验, 断定老雇工虽然没有干过坏事, 但他却不讨亲戚喜欢, 他不成器, 却不屑于讨好他人。丈夫附和了妻子的观点, 承认老雇工确实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看到丈夫态度有所缓和, 妻子再次抓住时机。她强调老雇工是把前雇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归宿, 才不请自来, 老雇工也恪守本分, 所以尽管在椅子上靠着很不舒服, 他也不好意思到女主人准备的床上去休息。在描述老雇工头靠着椅背睡觉的情形时, 妻子说, “他头靠椅背睡觉让我心疼/他的头在硬椅背上转来转去”(“*...he hurt my heart the way he lay/ And rolled his old head on that sharp-edged chair-back*”) (153-154 行)。这两行诗比较完美地诠释了蒲柏(Alexander Pope)“声音应是意义的回声”的名言, /h/这一摩擦音既在重读音节中构成了头韵(hurt, heart), 也跟非重读音节一起构成重复(he, hurt, heart, he, his, head), 突出强调了老雇工睡姿难受, 女主人心疼不已。第一行中的重读音节 way 和 lay, 第二行中的重读音节 rolled 和 old 构成行内韵, 分别强调了极不舒服的睡姿和头姿。第二行中押韵重音落在介词 on 上意在突出老雇工头枕的东西不是柔软的枕头而是硬硬的椅背。第二行中 rolled 一词妙不可言, 它与本行的/d/音重复(rolled, old, head, edged), 和摩擦音、塞擦音(/ʃ/, /dʒ/, /tʃ/)一起成就了拟声效果, 我们似乎能听见老雇工的头靠在坚硬的椅背上左右滚动的声音。另外, edged 作为次重音再次将棱角分明的椅背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此外, 第二行多了一个音节 back, 该词又以爆破音/k/音结尾, 拖沓了本行节奏的同时也增加了硬邦邦的印象。这两行诗中意义的回声营造的情感效果, 打动了丈夫。

妻子一边说老雇工身体垮了不能干活了, 一边催促丈夫进屋看看老雇工。妻子确信丈夫看到老雇工的状态后会留下老雇工, 所以她心情放松了很多, 她开始关心天上的浮云和月亮是会擦肩而过还是撞个满怀。丈夫进屋后发现老雇工已经与世长辞了。至此, 丈夫不

得不佩服妻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老雇工确实在“用某种卑微的方式保全他的自尊”<sup>[8]</sup>,确实是回家来死。妻子为了保全雇工的自尊,不仅把他从外边“拽”回家里取暖,而且请他喝茶、抽烟,为他铺床,实际上妻子已经把老雇工看成了家人,因为她把家定义为“某种不一定非要值得才享有的东西”<sup>[8]</sup>。

#### 2.4 有理有据与坦诚相待

妻子既观察入微又善解人意,她站在人性的角度,既有理又有据,既不失对雇工的人文关怀,又不失对丈夫的理解与尊重。妻子的沟通艺术也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弗罗斯特的诗歌理论“意义声音”(the sound of sense),她时而恳求,时而解释,时而评论,时而建议,她的“说话声调”时时穿越诗行,激发我们对善良人性的美好想象。弗罗斯特强调这首诗歌是无韵诗而不是自由体诗<sup>[5]</sup>也从侧面证明夫妻双方是非常严肃认真、不愠不火、不急不躁地讨论老雇工的去留问题。从她毫不犹豫地老雇工“拽”回家的那一刻,她就确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丈夫会同意留下年迈的老雇工。她不卑不亢,在家庭中享有基本平等的地位,所以全诗基本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尽管对老雇工去留一事,夫妻观点不同,但双方都没有咄咄逼人,而是坦诚交谈,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指证对方观点的不足之处。尽管交谈之后,他们的观点未必达成一致,但至少他们都基本理解对方的立场。

弗罗斯特在其文章“诗运动的轨迹”<sup>[5]</sup>中说,诗歌的运动轨迹是“始于愉悦,终于智慧”。所谓“智慧”,大概是指对人生的深刻理解。黄教授在其专著中指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诗人,弗罗斯特生命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无序中寻找有序,运用各种有序的方式来进入自我,来解决那些深藏在自己内心或者与他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sup>[3]</sup>。

《家庭墓地》中妻子对丈夫的不满由来已久,但她拒绝告诉丈夫他究竟哪些地方触动了她的神经。尽管丈夫一再希望和她沟通,缓和他们的关系,但她一再回绝丈夫的恳求。她的怨气越积越多,在大爆发之后,夫妻关系急转直下,最终夫妻二人进退维谷。这首诗歌告诫我们,“自我封闭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sup>[10]</sup>。出现问题,夫妻双方应该及时沟通,及时了解对方的立场或想法,主动换位思考,寻求共识,争取能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能化误解为理解,化理解为兼和。《雇工之死》中夫妻关系亲密,地位平等,妻子对丈夫的为人

处世有深刻了解,所以才可以在没有征得丈夫同意的情况下,自做决定。在夫妻观点碰撞中,夫妻双方既各抒己见又都善于肯定对方观点中的可取之处,从不咄咄逼人,也不歇斯底里,都能兼顾对方立场,尽力做到有理有据、有礼有节,最终在面对人的尊严这一简单而又深邃的主题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融洽了夫妻关系。

#### 参考文献

- [1] 何庆机. 自我与信念: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2] Gerber, Philip L., ed. Critical Essays on Robert Frost[C]. New York: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2.
- [3] 黄宗英. 弗罗斯特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4] 林郅其.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概念隐喻与主题意义建构研究[D].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24.
- [5] Frost, Robert. Collected Poems, Prose, & Plays[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 [6] 方平. 不是怜悯,是尊重——人道主义在《帮工之死》中闪光[J]. 外国文学研究,1983(7):6-9.
- [7] 赵芳. 从《家庭墓地》一诗中看弗罗斯特的性别伦理及平衡诗学[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1): 23-24.
- [8] [美]弗罗斯特著. 弗罗斯特作品集[M]. 曹明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9] 黄宗英, 石文静, 韩杨. 简单的深邃: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逗留》[J]. 外国语文研究,2024, 10 (5): 26-37.
- [10] 李伟. 矛盾和折中——论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孤独特质[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22, 22 (12): 139-14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